

古香齋鑒賞袖珍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一

商邱宋 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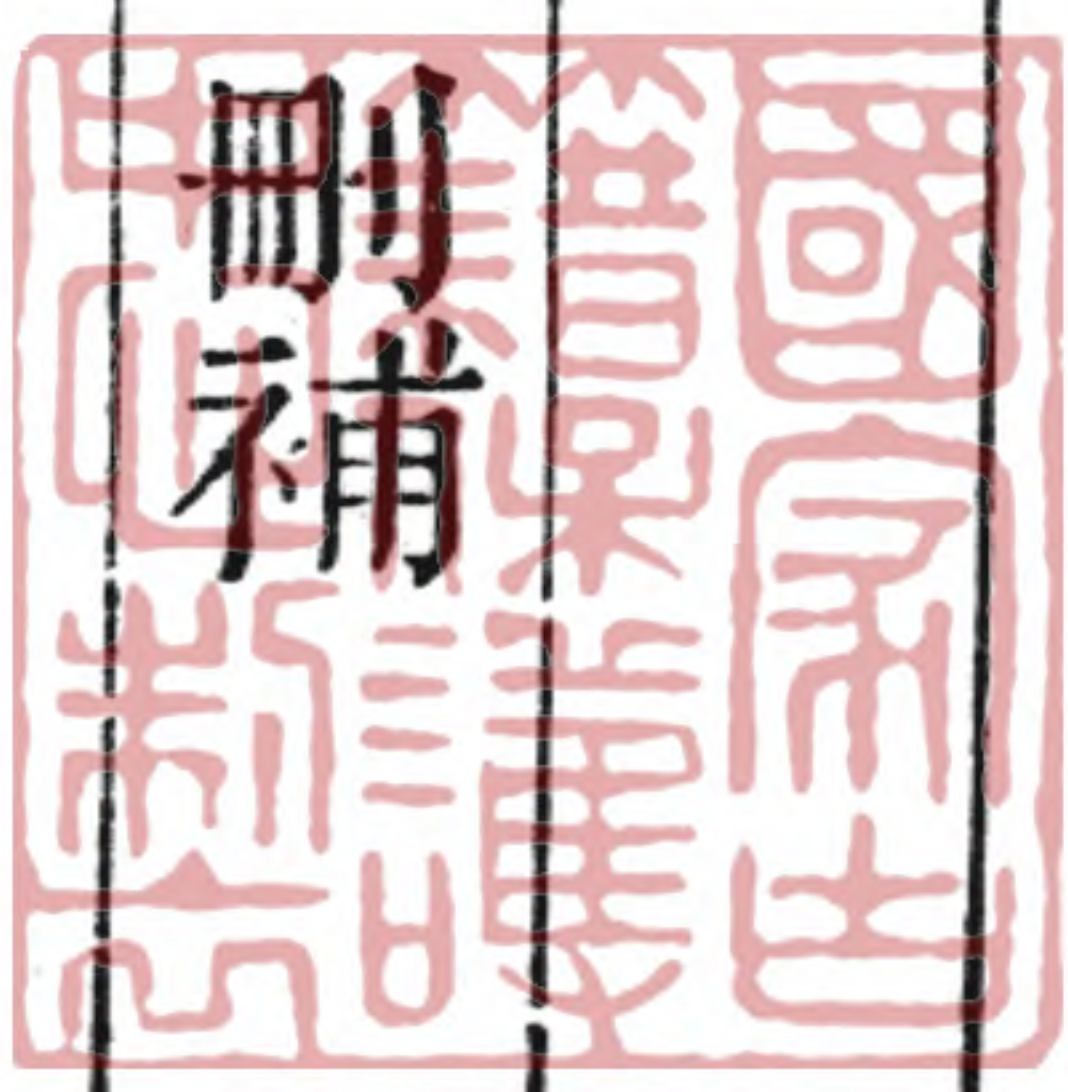
長洲顧嗣立

滄陽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商邱宋 至



詩五十四首

起甲子四月以後離黃州至金陵道中作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

詩商頌登我思成注云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

宰樹連山谷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助祭有馴鳥歸
夢先寒食見啼到白須遙知隣里化醉叟道爭扶

公羊傳僖公三十二年秦伯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水拱矣注云宰家也劉禹錫
宣明二帝碑堂詩千行宰樹荆川道又王忠道碑堂詩蒼蒼宰樹起寒煙杜子美

詩蜀相祠堂何處尋唐褚無量傳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
不乏忍犯吾墓樹即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橫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北史蕭祗
傳祗卒子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前有二慈烏來集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
泣家人則之未嘗有缺高士傳老萊子行年七十卧地為小兒嘵欲親之喜

歸真亭

述異記廬府君墓在館陶
銘曰廬府君歸真之室

舊笑桓司馬今師鄭大夫不知徂歲月空覺老楸梧祭
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會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

禮記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晉杜預傳遺令曰密縣邢山上有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
冢也居山之頂四望周達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空其前示藏無珍
寶不取於重深也吾將來兆域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漢原涉傳曹
氏葬茂陵民謂其道曰京兆阡涉慕之遂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
謂之原氏阡周禮司會掌國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葉夢得石林詩話學者
多議木杪見龜趺為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東南多
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閒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李野夫名華公擇之兄
嘗為江西轉運副使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思
之不可見破宅餘修竹四隣戒莫犯十畝森似束我來
仲夏初解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裘裏不
忍去微月挂喬木遙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
弟夜雨鳴竹屋臥聽隣寺鐘書牕有殘燭

修水在建昌縣徐玆搜神記陽公子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經三年有一人就
公飲山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得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後求徐氏婚徐笑
曰得白璧一雙乃可公於所種玉田果得玉徐氏乃以女
妻之元稹連昌宮詞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

初入廬山三首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

注山南山面也

自昔懷清賞神游杳藹閒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
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先生詩話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曰芒屨青竹杖云云既而囁前言之謬復兩絕句青山若無素云云按詩話則今第三篇爲首篇矣晉阮修傳嘗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故侯注再見

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二日晚至宿焉

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

長老仙公仙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

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

訥長老識先君云

石耳峰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月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

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

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

傳燈錄雪竇師諱重顯遂州李氏子出家參隨州智門祚和尚悟不起一念之旨後居四明之雪竇有雪竇禪師語錄野鶴用晉嵇紹事注已見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婿

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

山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

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仍作二絕一以

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

次慎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斗藪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

盛取東軒長老來

九州志筠州治高安縣白樂天詩斗數塵埃衣禮拜冰雪顏

右送曹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
偶留一映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

右和慎詩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
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
通亦作一絕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

此泉何處覓寒温

先生詩語戒導師篇云禪處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其下句即序中所載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
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羨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
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
不與徐凝洗惡詩

李白廬山瀑布詩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

匡山頭白早歸來

廬山記棲賢寺東北有五老峰廬山之勝此為最者李太白詩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杜子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贈東林總長老

廬山在江州南三十里東林又在山南五里晉道遠所居規制廣袤水石深怪古迹無窮西林即承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詔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寶覺常總自代總知之宵遁去王公檄諸郡求訪得之新淦深山中遂應命其徒相語曰遠公嘗有識記云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符其語矣事見僧寶傳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

他日如何舉似人

阿彌陀經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楞嚴經等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樂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皆記佛法門之數法華經世尊見大神力出廣長舌清淨法身佛言三身法身者清淨無相之身也化身者受生示現之身也報身者功德莊嚴之身也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一作無不識廬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華嚴經於一塵中大小刹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各轉法輪

廬山二勝并引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佳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

廬山記山中瀑布十餘處香爐峰與雙劍峰在瀑布旁水源在五老峰頂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為開先之瀑布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

沫散霜雪古潭搖
清空餘流滑無聲
快瀉雙石袂我來
不忍去月出飛橋
東蕩蕩白銀闕
沈沈水精宮
願隨琴高生
脚踏赤鯁公手持白芙渠
跳下清冷中

陸士衡詩頓轡倚高崑側聽悲風響述征記華山首陽本一山巨靈劈開以通河流唐韻猗大壑也漢郊祀歌天門開談蕩蕩更記封禪書海中三神山其物禽獸盡白而金銀爲宮闕述異記冥王闔閭構水晶宮楊漢公吳興詩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列仙傳襄高趙人也以鼓琴爲樂康王舍人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至日皆潔齋候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鯁來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西陽雜俎唐律捕得鯁即放號赤鯁公輒殺者杖八十以讖言鯁爲李也莊子讓王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栖賢三峽橋

字由棲賢僧堂記元豐三年余過廬山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巖巖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

寔又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橋曰三峽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况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鬪深

行九地底嶮出三峽右長輪不盡谿欲滿無底竇跳波
翻潛魚震響落飛狄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
靄閒瀕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激激半月殼玉淵神龍
近雨雹亂晴晝垂餅得清甘可嚙不可漱

漢枚乘傳太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三峽壘塘巫山黃牛也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爲無底之谷名曰歸墟白樂天詩巖巖無搬土樹木多瘦堅杜子美詩青冥連瀕洞左思吳都賦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按三峽橋上流有玉淵潭

陶驥子駿佚老堂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挂
冠不待年亦豈爲五斗我歌歸來引公自注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千載信尚友相逢黃卷中何似一杯酒君醉我且歸明

朝許來否

後漢孔融傳年十歲詣李膺融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問高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融字文舉膺字元禮陶潛傳我醉欲眠卿可去此詩乃用其語意

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谿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為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

廬山記遠公十八賢同修淨土結白蓮社山有虎谿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嘗與陶淵明陸修靜道士語不覺過虎谿因相與大笑再見陶潛五柳先生傳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漉酒節用陶潛事已見

和李太白 并引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

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并記之

寄卧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歎自惜非余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容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史記曰者傳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三國王粲傳觀人圍碁局壞聚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

蟠桃出度索

山注已見

次韻道潛留別

參寥從先生於黃期年先生移汝同游廬山乃還於潛山中

為聞廬岳多真隱故就高人斷宿攀已喜禪心無別語
尚嫌剃髮有詩斑異同更莫疑三語物我終當付八還
到後與君開北戶舉頭三十六青山

維摩經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唐僧詩髮為作詩斑晉阮瞻傳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此諸變化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樓堦還塵清明還霧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

岐亭五首

并引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

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
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
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為余殺
也則以前韻作詩為殺戒以遺季常自爾不復殺
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
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
常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
量移汝州自江淮徂雜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
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為五首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煙火濕下

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撫掌
動隣里遶村捉鵝鴨房櫳鏘器聲蔬果照巾幬久聞萸
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須臾我徑
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銅餅泣黃州豈云遠
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菴中惟
見峰巒集

杜子美成都草堂詩不致鵝鴨惱比隣周禮天官籩人掌共巾幬說苑齊景公坐
睡而夢五大夫晉廣凱傳頽然而醉墮几上杜子美龍門鎮詩古嶺峰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剗
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勸此最急不見
盧懷慎丞壺似丞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髯不見王

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丞純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
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
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

詩編杜集

莊子大宗師魚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又外物篇神龜知能七十
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晉王獻之傳與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
俗事獻之其温而已丞壺詳見十九卷蜜酒詩注按盧氏雜說是鄭餘慶事而公
詩指為盧懷慎豈懷慎事同此而別有出處耶當考晉王濟傳字武子性豪侈屢
服玉食武帝幸其宅供饌悉貯琉璃器丞純甚美帝問之答曰以人乳丞純帝色
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按濟死年四十六歲新舊唐書並不載懷慎年壽唯鄭餘慶
則云死年七十六也黃庭經長生至慎房中急何謂死作令神泣抱朴子以蟻鼻
之缺損無價之純鉤李白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也又擬古詩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嚴
詩指嚴武也杜子美集中有嚴武詩數篇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二

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愛君似劇孟扣門知緩急家有
 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羃羃為我取
 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
 事十年不蓄憤閉門弄添丁哇一作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
 戰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八陣合散更平聲主客不須親戎
 行坐論教君集

莊子秋水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漢書袁盎傳洛陽劇孟嘗過
 盜盜善待之安陵前人有謂盜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緩急人所有夫
 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
 一且有緩急密足恃乎韓退之晚秋聯句青娥翳長袖紅頰吹鳴篳綠頭鴨曲名
 南史貞侯直有數十妓妾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伎黃封京師官法酒
 以黃紙或黃羅絹封罇餅口名黃封酒茶錄建州葉氏多茶山每歲貢焉三國志
 蜀諸葛亮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老子用兵有云吾不敢為主而為客唐
 侯君集傳始太宗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曰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

讓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
 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酸酒如螿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
 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西隣
 推舊盎醉倒豬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羃何從得
 此酒冷面妒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為君三日
 醉蓬髮不暇憤夜深欲逾垣卧想春舊泣君奴亦笑我
 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生幾兩屐莫
 厭頻來集

茅柴乃村落所釀醪酒也又黃州人造私酒俗謂之壓茅柴漢循吏傳序禁網
 疎闊詩意謂酒禁嚴也漢趙廣漢傳為京兆尹至霍禹第搜索私屠酤推破盧嬰
 韓退之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俗諺有無錢喫酒妒人面
 赤之語好事用揚雄傳語已見陶淵明飲酒詩時賴好事人載醪社所感李太白

贈韋南陵詩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翁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王注春舊位以言酒熟而泣泣然也夜深逾垣似暗使畢卓傳比舍郎酒熟夜至其響聞盜取意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不知我與君交游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為急願為穿雲鵲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疎簾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憤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謝眾客空堂淨掃地虛

白道所集

梵網經序當求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杜子美光祿坂詩西望千山萬山赤後漢來歙傳謂蓋延曰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更

記申公傳公歸魯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莊子人間世虛生白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又曰惟道集虛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

古銅劍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沆壁長遭罵不與不罵喜有餘世閒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鏃劍在牀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

漢律風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劉禹錫詩小兒弄筆不能曠宛壁書題且賞動杜子美相從歌酒酣擊劍蛟龍吼

龍尾硯歌并引

余舊作鳳味石硯銘其略云蘇子一見名鳳味坐

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歛歛人云予自有鳳
味何以此為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

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

乃作此詩按先生集載鳳味硯銘有二其銘序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平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黑而玉色配寧中太原王頤

以為硯余銘之曰鳳味又延平志考與云延平硯材產所崎者為上東坡得之喜甚遽目為鳳味又云硯崎石在劍浦縣東三十里東坡取各

鳳味者此也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村

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詞

辨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

垢擣練支牀亦何有况瞋蘇子鳳味銘戲語相嘲作牛

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牕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
物蘇子亦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蚰隨意
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

周禮以黃琮禮地以白琥禮西方左傳桓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杜子美遺興詩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法書苑羊欣云鍾繇行書亦二王之亞又徐浩論書云鍾善真書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蔡希綜法書論云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集古錄有擣練石記杜子美詩支牀錦石圖史記蘇秦傳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四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牛後乎莊子人間世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乎天毗婆娑論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維摩經天女言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耳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張近幾仲開封人

我家銅劍如赤虵君家石硯蒼壁橢而霍君持我劍向

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牕
下爾雅箋蟲鰕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削
緜玉具皆外物視草草元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璧
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
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為好譬之桃李與瓊華

周禮以蒼璧禮天漢食貨志復小楸之注云楸圓而長也韓退之酬盧給事詩大明宮中給事歸禮記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韓退之讀皇甫湜園池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南史范曄對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更記馮驩有一劍又蒯緜漢書單于朝甘泉宮賜以玉具劍並已見漢淮南王安傳淮南王安善為文詞帝每為報書及賜管召司馬相如等視草翰林志元宗召張說等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或詔從中出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漢揚雄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更記簡相如傳秦昭王以十五城請易趙和氏璧趙遣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持璧睨柱欲擊秦王恐其破璧乃謝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李玖異聞寶錄酒徒鮑

生多首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一日相遇既飲酒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赤撥忽有二人造席便以妾換馬作題聯賦折亭下舊葉書之四韻訖而葉書生取紅箋獻之二公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甚言訖行十餘步而失二客曰稱江淹謝莊鮑既以妾換馬妾歌曰風颺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纂異記亦云詩國風有女此離斃其泣矣又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贈君長鋏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委蛇一朝得見暴公子
櫛具欲與冠爭峨豈比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鑱隨短箕
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故將換硯豈無意
恐君瑠瑊傷天和作詩反劍亦何謂知君欲以詩相磨
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詩成劍往硯應笑
那將屋漏供懸河

委蛇用七詩字音徒何反漢書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至渤海聞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盛服上謁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杜同谷縣歌長鑱長鑱白木柄又短衣數挽不掩脛晉鄧遐傳電水有蛟爲人害遐拔劍入水斬之漢李廣傳上召禹使刺虎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上壯之詩小雅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唐王勃傳張說評楊炯曰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黃州生子遜小名幹兒頎然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

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兒循角生已似未
期觀所好踟躕逐書史搖頭卻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
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
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陶淵明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負梨與栗禮記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晉王衍傳衍喪幼子悲不自勝山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
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卧終日僵中年
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邱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
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

晉謝安傳但使自今以往日忘口忘禱退之杜君墓銘事之在人日遠口忘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公自注濤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嘆耳耳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史那
知非真實造物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爲種子煩公
爲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棄置一

寸鱗悠然笑侯喜為公寫餘習餅壘一時恥

三國崔琰傳太祖為魏王楊訓發表稱贊功伐琰與訓書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漢司馬遷傳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自樂天自覺詩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悲根昇元經漂浪愛河流吹愁海韓退之贈侯喜詩吾嘗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鬚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庶
幾東門子柱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慮患先不詳囊破
虵已走尚未省齧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干結腸黠蠶不
作蠶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列子力命篇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焉枚乘賦越女侍前齊姬奉後此甘餐毒藥猛獸之爪牙朝野命載王顯與文皇有舊常戲顯曰抵死不作

醜及文皇登極因奏曰今日得作醜即帝笑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夕死足矣帝與二品服其夜卒

次荆公韻四絕

青李扶疎禽自來清真逸少手親栽深紅淺紫從爭發
雪白鵝黃也鬪開

尚書故實王內史帖中有與蜀郡守書求來禽青李曰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眾禽也俗作林檎晉王羲之字逸少李太白詩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

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為覓橙栽細看造物初無物
春到江南花自開

杜子美有胎何十少府詩覓橙栽郭象南華真經序莊生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
從公已覺十年遲

東軒雜錄王荆公築第於金陵曰下門外七里
去將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游諸山寺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為清淨供卻對道人開

注荆公病後捨宅作寺

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類師古曰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霍光傳孝宣帝詔賜甲第一區

張庖民挽辭 張庖民字翔父金陵人元豐五年卒於曹溪

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故

自輕千戶何曾羨一囊天高鬼神惡骨朽姓名芳庾嶺

銘旌暗秦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 公自注黃魯直為庖

民作哀辭

晉陶潛為彭澤令賦歸去來辭云或命巾車漢東方朔傳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餘奉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後漢趙壹傳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韓退之感春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曹大家東征賦惟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存管桓溫傳嘗曰既不流芳後世不足復遺真萬載耶裴氏廣州記五嶺一曰大庾許嵩建康實錄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流至今呼為秦淮

次韻葉致遠見贈 葉致遠名濤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始從王介甫學為文詞哲宗立擢掌外制是時貶

削元祐正人一時詰命林希首當其任用以致身二府壽復効尤奮筆醜詆士論鄙之

欲求五畝寄樵蘇所至遲留似賈胡信命不須歌去汝
逢人未免嘆猶吾人皆勸我杯中物我獨憐君屋上烏

一伎文章何足道要言一作知摩詰是文殊

馬援傳耿舒與兄弁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詩國風逝將去汝適彼樂國猶吾用論語字太公六韜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靡摩經文殊師利維摩詰二十共談心說妙法維摩詰默然無言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
五年雲夢澤南州淒涼楚些緣吾發邂逅秦淮爲子留
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

杭州圖經臨平山在州西北六十里

次韻段縫見贈

段縫字約之居金陵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穡是家傳細思種薤五十本
大勝取禾三百屨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
短衣匹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

漢龔遂傳爲渤海太守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非按百本薤當作句五十本乃葱公一時誤記耳詩國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屨兮杜子美贈

畢曜詩我居巷南子巷北九域志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杜子美曲江詩自斷此生休問天又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題孫思邈真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自爲天仙足官府
不應尸解坐蟲蟲

杜陽編明皇西幸夢一叟再拜於前曰臣孫思邈也盧於峨眉山有年矣聞鑾駕成都故來候謁云云杜子美有赤谷西崦人家詩韓退之張十八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仙傳拾遺孫思邈有神仙降謂之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功已廣而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心爲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思邈乃取草木之藥以代蟲蛇之命

戲作鮑魚一絕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寄語天公與河伯
何妨乞與水精鱗

石首魚名其頭高乃石也蘇州圖經云養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梅聖俞河豚詩
烹調苟失所入喉為鏗邪西陽雜俎天公姓張名堅漁陽人乘白龍振策登天抱
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庚
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同王勝之游蔣山

王勝之名益柔河南人用蔭入官范文正公未識而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

子美奏即會作傲歌中司與近臣合攻之言其當誅韓忠獻為仁宗言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不少而獨攻一王比眾比其意不在傲歌也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後歷知制誥直學士院連守大郡至江寧纔一日移南都故詩云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坡簡勝之過儀真再和此詩介甫時居金陵數與坡游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既賦此詩介甫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

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

歛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

公自注荆公以

寫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曾巔

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

約橫秋水浮屠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後漢黃憲傳戴良見憲歸惘然若有失也庾仲雍九江記建鄴宮城孫權所築音諸葛亮勸都之云鍾山龍蟠石頭虎踞有王者氣權從之高僧傳誌公生於鷹窠手類鳥爪死葬此山上木元虛海賦激湍激艷浮天無岸再見

至真州再和二首

王勝之是時年七十二東坡纔四十九故云話舊已忘年勝之至南都未幾而卒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北

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船離亭花映肉醉眼鷺窺蓮拖轉

三山沒風回五兩偏荒祠過瓜步古磬墮松巔聞道清

香閣新芻白玉泉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小院檀槽

開空庭樺燭煙公詩便堪唱為付小嬋娟

世說賈司空入洛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聞絃甚清下船就賀
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
京因路寄載便與貨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延知蘅按公詩北上難陪驥東行且
趁船蓋惜此事而翻用之也賀名循季鷹張翰字杜牧晚晴賦忽八九之紅菱旋
然如婦斂然如女白鷺潛來兮逸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李白
鳳皇臺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北堂書鈔候風之羽楚人謂之五
兩郭璞江賦岷五兩之動靜李善注引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
旄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圖經揚州江都縣有瓜步鎮韋應物蘇州郡齋詩兵衛
森肅戰安寢凝清香雨見百樂
天宮酒詩二瓊香膠新插筍

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笑我無根柳空中不得年肯
留歸闕旆坐待逆風船特許門傳籥籥作那知箭起蓮相
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流落千帆側追思百尺巔躬耕
懷谷口水石羨平泉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行聞宣
室召歸近御爐煙未用歌池上隨宜教李娟

門籥謂門篳篥籥蓮謂蓮花漏也世說支道林語王逸少曰貧道與君小語轉退
之庭楸詩朝日出其東吾嘗坐西偏劉夢得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
春揚子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平巖谷之下賈氏談錄李德裕平泉莊周回四
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置其間陶淵明詩草屋八九間百樂天醉
吟先生傳著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娛茗芋而後
已漢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宣室注宣室未央前正室也百樂天和微之
歌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
注娟態蘇之妓女也又樂天有池上篇

次韻答寶覺

芒屨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解滑
誰信石頭行路難

傳燈錄鄒隱峰辭馬祖問向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
頭路滑石頭即希遷也為青原思下第二世號石頭遷

詹子石硯歌贈胡閏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游人指點

小嘖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
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
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牕虛幌相嫵媚令
君曉夢生春紅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
教天女爲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

川畫十指圖序蛾眉翠黛心偃月復月筋點柳葉遠山八字是爲十指成
都古今集記明皇御容院有宋藝畫美人侍明皇翠眉十種世多傳寫以爲贈玩
晉賈充傳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目如望遠山
爲人放誕故悅長卿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悅文君色遂發痼疾又揚雄懷
鉛提藁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
言韓退之詩挈攜陬維口瀾翻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二首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

傳燈錄禪宗有函蓋箭鋒語北夢瑣言韓熙載披衲
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度人

此帶閑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悠錦袍錯落真相稱

乞與佯狂老萬回

舊唐書萬回法雲公闕鄉人姓張氏幼時笑傲若狂鄉黨莫測出入公卿間常披
錦袍譚賓錄兩京記竝云開天傳信記萬回兄戍安西常往省視一日往返萬里
故號
萬回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邱吞澤芥
自慙黃潦薦谿蘋兩邦旌燾光相照十畝鋤犁手自親
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

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平青邱彷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其於胃中曾不蒂芥
屢見漢書賈捐之字君房楊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後漢馬融傳重駕東巡
岱宗融上東巡頌帝
奇其文召拜郎中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磬欬未語知鄉里我
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山裏涪江
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華嚴經譬如衆
水皆同一味

送沈遠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
夜渡冰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灑甲歸對妻孥真夢耳

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故人不復通問訊
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畧相似
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
學道有牙真可喜句漏丹砂已付君汝陽蕪益吾何恥
君歸趁我雞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按公以景祐二年丙子生至元豐七年甲子四十九歲漢書幕府注幕府者以軍
幕爲義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劉禹錫游桃潭詩道牙期日就鹿盧乃冰
釋首葛洪傳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徽留
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互見前注莊子德充符蘊益大癩說齊桓公桓公說
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汝癩見上卷別黃州詩注公時方量移汝州
故云鷄黍後漢范巨卿張元伯事注已見歐陽詩築室買田清穎尾

豆粥

君不見虛沱流漸車折軸公孫倉黃奉豆粥濕薪破竈

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
下烹煎皆美人萍蘆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
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
識人閒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煙
孤地確春杭光似玉沙餅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
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鷄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
去

後漢書光武字文叔馮異字公孫王郎起光武東南馳至無萋亭時天寒烈衆皆
飢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兩引車
入道旁空舍異抱薪煖火光武對寵煖衣異復進麥飯菘肩因復渡滹沱河
至信都建安六年詔曰倉卒無萋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未報王霸傳光武
南馳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漢臨江王傳既上車軸折車廢晉石崇傳字
季倫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爲客作豆粥咄嗟而辦每冬得非萍蘆王愷以不能

及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悉告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殺所告者榜
嚴經不知身心顛倒所在社游何將軍山林詩盡拈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古香齋鑒賞袖珍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一

古香齋鑒賞袖珍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一

長洲顧嗣立

商邱宋 榮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滄陽張榕端

商邱宋 至

詩五十一首

時赴汝留金陵道中作是年先生在泗州度歲卷中有泗州除夜雪中謝黃師是送酒及正月一日雪中過淮

詩 謁客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

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二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
夢尸得官真古語五行勝已斯為官官如草木吾如土

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
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
草袍蘆箠相嫵媚飲食嬉游事羣聚曲江船訪月燈毬
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
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
勸子勿為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
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

周禮凡贊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晉殷浩傳或問將得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
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口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時以為名
言瑤瑤子人命五行射我者為官禮記仕而未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庾信哀江南賦青袍似草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解
退之承貞行睽閃跳跟相嫵媚列子天瑞篇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
大豕之類乎撫言新進士宴各有月燈打毬又曲江亭子進士開宴既撤饌則移

衆泛舟率為常例咸鎬故事二月士女咸出觀新進士月燈閣打毬會孟冬野登
第詩春風得意馬蹏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禮記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唐張嘉貞僂張說曰宰相時來則為史記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日夜為樂令國
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羣不鳴是何鳥也王
曰三年不羣則冲天三年不
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
臥吹簫管到揚州

番禺雜編木綿先花後葉紫赤色大如椀二月三月間花既謝葉為綿有破成罍之
彼人積為衣裘唐漢中王瑀嘗蚤朝聞笛聲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附讓皇帝傳

次韻周種惠石鉞

周種字仁熟御史秩之弟公先曾舉充鄆
州教授元祐三年種上疏乞以王安石配
享神宗公兩上章自劾乞正繆
舉之百幸種後由此致身從業云

銅腥鐵澀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

龍頭拒火柄猶寒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蒸薛未乾
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脚是輕安

陸羽茶經漉水其格以生銅鑄之以備水濕韓石鼎聯句龍頭縮菌蓋文外苞乾薛文中有暗浪驚淮南子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後漢劉陶傳猶舉函牛之鼎絳纖柘之木周易鼎卦鼎折足覆餗經心悟實相身意輕安

次韻蔣頴叔蔣頴叔名之奇宜與人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
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菴畫谿山指後期

公自注蔣詩記及第時瓊林苑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

論思

李白贈柳圓詩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白樂天思家詩抱膝燈前影伴身異聞集書生姓盧者歎生世困厄呂翁取枕授之生俛首但記身入穴中榮適無比忽

欠伸而寤主人蒸黃梁猶未熟也注互見前唐李商隱愛義興之菴畫溪遂其居焉地志陽羨有六溪其二溪不知其處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圻俗呼爲菴畫溪班固兩都賦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龜山辯才師

此生念念浮雲改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
新河巧出龜山背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空飛綵繪
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聲欬羨師游戲浮漚間
笑我榮枯彈指內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
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何當來世結香火
永與名山躬井磴

泗州圖經龜山在盱眙縣東北周回四里高十五丈新河在龜山南元豐七年發運使蔣之奇開置夾河自洪澤上至龜山六十里謂之新河杜詩鐵鳳森翺翔一

曰鐵鳳庭中長竿也榜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維摩經度千百劫猶如彈指

贈潘谷

志林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

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公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

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邴知望拜馬蹏下
胷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元笏
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
區區張李爭姓姘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

晉陽秋潘岳為河陽令遍樹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晉書夏侯湛與潘岳同輿接茵京都人謂之連璧又石崇與潘岳論事實謚謚母廣成君出崇岳降車路左望塵而拜莊子逍遙遊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張李張遇李庭珪也其墨為時所重耳蔡君謨墨說杜子美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肯住

東將入海隨煙霧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徐大正閑軒

徐大正字得之因其先君猷守黃州始從公游秦上游為作閒軒記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閑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君
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蚤眠
不見燈晚食或欺午臥看氈取盜坐視麥漂雨語希舌
頰強行少腰脚僂五年黃州城不蹋黃州鼓人言我閑
客置此閑處所問閑作何味如眠不自覩頗訝徐孝廉
得閑能幾許介子願奉使翁歸備文武應緣不耐閑名
字挂庭宇我詩為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轉盼
略燕楚莫嫌鑿輅重終勝鹽車苦

王子年拾遺記負嶠山有水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織
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東方朔十洲記有火林山山中有火鼠大浣布即火
鼠毛為之有垢燒之即除古詩詠王貞白寄鄭谷詩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繅直
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晉王獻之傳嘗夜臥齋中有偷兒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
徐曰偷兒青醜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後漢高鳳傳專精誦書妻嘗之田
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潑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
之賢殷仲堪傳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開強杜子美詩年侵腰脚衰三
國楊阜傳曹洪置酒大會合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韓退之贈張十八詩不蹋曉
鼓朝安眠聽逢逢榜嚴經誓有見者去既花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騎空旋
當騎眼漢武帝紀元光元年初合都國舉孝廉漢傅介子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
監求使大宛因詔合責樓蘭龜茲國君翁歸傳用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
悉召故吏親臨見之合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に到翁歸獨伏不起曰翁
歸文武兼備
唯所施設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傲其地地屬金山故

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大尊

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蕩落本無用虛名驚世終何益
東方先生好自譽伯夷子路并為一杜陵布衣老且愚
信口白比契與稷暮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醎不相入
金山也是不羈人蚤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
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
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莊子逍遙游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
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為犧尊
漢東方朔傳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曰
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
季路為執金吾伯夷為京兆云云上廼大笑杜子美赴奉先詩杜陵有布衣老大
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尚韓退之酬盧雲夫詩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
俗殊酸醎又送惠師詩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浮休字出莊子刻意篇注屢見
潤州類集蒜山在江上說者云山多澤蒜故名一說蒜當作籌算之算周瑜諸葛

亮嘗會此山議拒曹操後有赤壁之勝時人以為其多算故名陸龜蒙詩云周郎計算清宵定是也張籍詩愛養無家客撫遺宮似翁和大雪寺僧詩曰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來雲水身

王仲父哀辭 并引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父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
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歿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沈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
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

以遺沈之時沈之亦以臯謫家於錢塘云

生芻不獨比前人束藁端能廢謝鯤子達想無身後念
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為均死未識荆凡定孰存
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後漢徐穉傳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晉謝鯤傳為太傅掾坐家僅取官糶除名莊子達生篇魯有單豹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後養其外而疾攻其內又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上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君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君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官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亦惑乎

蔡景繁官舍小閣

十九卷有和蔡海州石室詩蔡景繁名承禧臨川人中華祐進士第自知粵都縣神

宗召對擢監察御史裏行時呂惠卿參政事景繁極論其姦章言
廷諍前後十數竟罷去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且父利所遣北
軍難以深入論中人李憲不宜主兵柄皆人所難言者後出為淮
南轉運副使置司楚州東坡謫黃實任部內獨拳拳慰籍行部訪
之製詞示坡坡以簡謝云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試勉繼之晚即面
呈又云寄惠翁篇伏讀驚駭李太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
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篋中與日當奉呈也和篇皆失其傳與
景繁諸帖集亦不載後傳其孫擇言東坡自黃移汝以元豐七年
至日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方行部既賦此詩且以帖與景繁云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使寫板上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
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轍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坡帖云
西閣而集本作東閣其義理曉然而誤乃如此神宗元豐五年一
新官制遷進廷臣六年以殿前司解舍地為尚書省自令僕尉以
下至員外郎聽事凡屋四千餘間故詩云文昌新構滿鸚鵡都邑
正堂收杞梓坡以十二月朔至泗州景繁以是月得疾卒坡為文
祭之有云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天哀子窮以是饋贖景繁國史無
傳文集亦未之見子居厚事
祐陵為諫官仕至戶部侍郎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刑尚記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

肯為徐郎書紙尾三年弭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
手開西一作東閣坐虛明日淨東谿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
榻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舫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牕
紙文昌新構滿鸚鵡都邑止喧收杞梓相逢一醉豈有
命南來寂寞君歸矣

三國虞翻傳孔融答書曰觀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晉王
導傳妻曹氏性妒導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之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
猶恐遲以所執塵尾柄驅生而進蔡謨問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
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短轅轎重長柄塵尾南史蔡廓傳為吏部尚書問
中書令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
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上故宜共參同異郭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
遂不拜羨之小字干木漢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唐百官志光宅元年
改尚書省曰文昌臺左傳襄二十六年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韓退之贈張進士
詩況當營都邑
杞梓用不疑

百官新構滿鸚鵡都邑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陳直躬借之子也家故饒財而借與其弟獨喜學畫

其後伎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直躬亦世其學云見高郵志

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
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璨慘澹
雲水昏晶熒沙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眾禽事紛爭野鴈獨閑潔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
衰寄江湖老伴雜鵝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蒼雪依依
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旂二首

公自注旂平甫子按王旂字元龍父友國字平甫介甫之弟幼敏悟以文章稱於世神宗賜對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為祕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其兄惡呂惠卿之姦數摧抑之惠卿得政因鄭俠上書

遂陷平父奪官放歸田里年四十七復官命下而卒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游汗漫
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絕倫
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曾鞏雜識王平父熙寧癸丑歲宿直崇文館夢有妻之至海上見水中宮殿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眾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父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父自是頗負不凡為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晉苻堅載記桓溫入關王猛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季白贈張鑄詩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孫綽大台山賦投刃皆虛目牛無全選詩驚雀無全目世說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人問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子美詩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前推春為蒼天夏為吳天秋為曼天冬為上天

嫋嫋春風送度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暮江淮上

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
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新洛水渠舊引黃河元豐中始引洛水易之謂之清汴
或謂之新洛社甫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次韻張琬

是時有兩張琬一韓城人父昇樞密使歸老嵩少元祐
初琬自齊州倅求便親養兩易衛尉丞以才擢知秀州

崇寧間為廣東轉運副使移京東西路又一鄱陽人治平二年登
第詩中有臨淮自古多奇士之句臨淮乃泗邑疑自有一張琬而

二人者皆非也姑載
於此以俟知者正之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士

樽酒相連一作從樂寓公半日偷閑歌嘯裏百年暗盡往來

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

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史記虞卿傳非窮愁不能著
書歐陽公詩昔年叨入武成宮曾見揮毫氣吐虹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礪砥十年冰蘖戰膏梁

萬里煙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

逝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卻思庾嶺今何在

更說彭城真夢耳公自注來詩述彭城舊游君知先竭是甘井我願得全

如苦李妾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

何足較公自注余賈田陽羨來詩以為不如廣陵只有無何真我里樂全老子今禪

伯公自注謂張安道也定國其婿掣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

聊須答如是相逢為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李賀長平箭頭詩淒淒古血生銅花百樂天詩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蘖國語膏
梁之性難以力正漢班固傳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莊子山木篇直木先

伐甘井先竭苦李用王戎語注已見漢武洞冥記東方朔游於鴻蒙之澤有黃眉翁語朔曰吾卻食已九千歲二千年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肉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莊子應帝王出六極之外游無何有之鄉金剛經云何降伏其心又諸菩薩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世說世尊默然則為許可漢溝洫志杜欽說王鳳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歷日雨斜江上一漁蓑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壺公費長房事金狄衛子訓事並已見史記封禪書李少君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異龍文館記杜審言好大言臨終宋之問往候之乃曰甚被造物小兒相苦僕在世久壓公等今死固當慰人心但恨不見替人耳唐書本傳云造化小兒又互見前唐人詩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青瑣集贈採蓮公詩八十仙翁今釣客一輪一艇一漁蓑韓退之記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續仙傳藍

采和每於城市持大拍版常醉踏歌行則振靴言踏踏歌藍采和

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溥溥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古詩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詩國風寒露溥兮又為公子裳

蟬

蛻形濁汗中羽翼便翾好秋來閒何濶已抱寒莖槁

淮南子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漢諸葛豐傳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閒何濶逢諸葛

蝦蟇

睥目知誰瞋瞞腹空自脹慎勿困蜈蚣飢虵不汝放

左傳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睥其腹小說世有畫蜈蚣蝦蟇三物為圖者謂蜈蚣畏蝦蟇蝦蟇畏蛇而蛇復畏蜈蚣也今以三物聚而為一雖有相吞噬之意無敢先之者蓋更相制伏去一則能肆其毒焉

蜷蝦

洪鐘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一作雷聲

莊子外物篇雖有有心者不怨飄瓦莊子蜷螂之智在於轉丸

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為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詩小雅既彼牽牛不以服箱選詩枯桑知天風

蝮虎

跂跂有足虵脈脈無角龍為虎君勿笑食盡蠶屎蟲

漢東方朔傳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再見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

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鬼蝶

酉陽雜俎鬼蝶一足者木如乾木葉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公自注南山名都梁山出都梁香故也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

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谿中亂石墻垣古山下

寒蔬七箸香我是江南舊游客挂冠知有老蕭郎

古樂府行胡從何列國持何來選榆毳毳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白樂天詩能文好飲老蕭郎身似浮雲鬢似霜

北望飛塵苦晝霾洗心聊復寄東齋
珍禽聲好猶思越野橘香清未過淮
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空階
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落斷崖

詩國風終風且霾爾雅風而雨土曰霾史記陳軫傳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周禮橘踰淮而北為枳史記平準書居官者以為姓號注倉氏庚氏是也再見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自此詩以下至書劉君射堂凡

七詩墨蹟刻於成都府治續帖中其後跋云過泗州作此數詩偶此佳紙精墨寫之以遺旌德君元豐八年正月十日東坡居士書旌德蓋王夫人也墨蹟刻本與集本閒有不同今皆從刻石本黃師是名實

暮雪紛紛投碎米春流活活一作啞走黃沙舊游似夢徒能

說遷一作逐客如僧豈有家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

成一作生花使君半夜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祁如酥欲從元放覓拄杖

忽有麴生來坐隅對雪不堪令飽煖隔船應已厭歌呼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牀頭尚一壺

杜詩金城土酥淨如練土酥者彼中酥名亦液揚之公厨酒名也神仙傳孔元放與客會飲元放作令以杖拄地手把杖倒懸頭下足上一手持杯倒飲之人莫能為也或曰即左元放一說左慈字元放孫討逆欲殺之慈著木履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終不能及見太平廣記開天傳信記栗法善有道術一日與胡士會元真觀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未及延接已突入座中少年美風姿語論不凡葉疑其非人潛飛小劍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樽中有美醞共飲之同坐皆曰麴生風味不可忘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汴玉峰明佛刹

隔淮雲海暗人家來牟有信迎三白蒼荀無香散六花

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樞馬鬣一作譁

酉陽雜俎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言即西域舊荀花杜子美杜位宅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盞簪喧樞馬列炬散林鴉按杜詩諸本皆云守歲阿戎家獨謝無逸手抄陳無已所校本作阿咸蓋子美於杜位為宗從故當用阿咸事也無已云太清本

分無纖手裁春勝更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絡

夢回布被起廉隅君應旅曉寒生暈我亦飢腸夜自呼

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觀音普門品經即解頸眾寶珠纓絡而以與之南山在泗州盱眙縣白泗州過淮即米元章所謂東南第一山也紫微壺事未詳然杜牧之獨酌詩云獨佩一壺游秋毫太山小牧之終中書舍人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疑用此句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屐齒風葉亂裘茸萬

頃穿銀海千尋渡玉峰從來修月手合在廣寒宮

左傳僖五年晉士為賦曰狐裘羆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漢劉向傳始皇驪山以水銀為江海酉陽雜俎太和中鄭仁本弟仁表游嵩山迷路見一人枕一襪物而坐因問之乃云君知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我乃其一也十洲記冬至月伏於廣寒之宮養魄於廣寒之地

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饑鴉舞雪城橋聲春市散塔影暮淮平不用殘燈火船牕夜自明

書劉君射堂集本云劉乙新作射堂公自注乙又嘗知眉州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鞬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驄馬
只有清樽照畫蛇寂寂小軒蛛網遍陰陰垂柳鴈行斜
手柔弓燥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

後漢董卓傳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颯明遠詩氍帶佩雙鞬杜子美詩使君五馬一馬馳晉書樂廣傳有親賓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杯中石地影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地廣意杯中地即角影也復置酒于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魏文帝典論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口于獲麋鹿九雉兔三十後漢呂布傳植戟於營門謂袁術將紀靈曰請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曰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罷

孫莘老寄墨四首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公

注潘谷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

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房櫳金牋灑飛白瑞霧縈

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

詩魯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墨譜唐有祖氏易水人為墨官又李庭珪父子張遇皆易水人嗣為南唐墨官漢地理志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應劭曰故朝鮮國

也文房四譜韋仲將墨法云煙一斤好膠五兩浸椈皮汁中下鐵白搗三萬杵多

尤善又造墨法有使鯉魚胞者王闢之澠水燕談蔡君謨評墨云李廷珪張遇墨

著名當時其制有進貢供堂劍脊圓握其面多龍文唐地理志改東內為蓬萊宮

杜子美莫相疑行憶獻三賦蓬萊宮書苑飛白書者漢蔡伯喈見鴻都役人以聖

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唐太宗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醉爭取於

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帝牀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縮此

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偷麋

給尚方老手擅編剗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赧

漢武帝時外國獻馬肝石硯譜端州深溪之石其色紫如馬肝者為上舒元與悲刻谿古藤文刻溪上多古藤株枿谿中多紙工擊剗皮肌以給其業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維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刻紙相夸漢揚雄傳校書天祿閣三輔故事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銅劍一枚漆書皆科斗字漢官儀尚書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韓退之詩文章紹編剗

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齧齧丸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近

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公自注唐林夫寄張遇墨平九先生又繼之圭璧爛

箱篋晴牕洗硯坐虵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

帖

孟東野弔盧殷詩故書窮鼠齧狼籍一室間唐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度日取肄書歲久始遍法書苑僧懷素善草書常作醉帖

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今

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幽光

發奇思點黜出荒怪詩成自一笑故疾逢鰕蟹

白樂天齋戒詩詩債填還亦欲平又多生債負是歌詩韓退之詩慳與劇爬疥杜牧之讀韓杜集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點黜見衛恒四體書勢一

本作點黜

留題蘭臯亭

雪後東風未肯和叩門遷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
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東坡
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

下澤車用後漢馬援傳語注再見東坡百樂天謫忠州州有東坡屢作詩以言之故公在黃州亦作東坡乃樂天之遺意也又白詩園荒雅有薪堪採門冷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
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竈婦洗盆餅
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王子韶雜詠集唐韓定酬馬或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馬問雪兒歌事韓曰雪兒李密歌姬也每賓僚文章奇麗者即付使歌之禮記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餅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殷兄寒潮不應淮無信
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
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

醉司馬白樂天也白自號醉吟先生嘗謫江州司馬白歲日家宴詩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晉王戎傳嘗與阮籍飲時劉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昶字公榮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魯公賓客皆詩酒
誰是神仙張志和

異聞集邢鳳之子夢一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酉陽雜俎元和初有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

上婦人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積仙傳元直子姓張名志和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女善真卿為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筍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相誇尚又互見十七卷過曹收水閣詩注

齊釀如澠漲綠波公詩句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
更作新詩繼永和

左傳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馳李自詩風來綠酒生微波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王義之傳與同志宴集於山陰之蘭亭自為文曰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於蘭亭修禊事也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蘭亭曲水詩集云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一觥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
為公雕琢損天和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韓退之石鼎聯句序二子坐睡及覺曰已上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眠

記夢 并敘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為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質悟圓閒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閒有物物閒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真箇樣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易一作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楞嚴經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若因上出則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王注晉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有蓋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莊子天下篇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

寄蘄簞與蒲傳正

蒲傳正名宗孟閬州新井人嘗以書寄東坡云晚年學道有所得坡答之曰聞所得

甚高然有一事持勸一日慈二日儉此詩云霧帳銀牀牙籤玉局云云亦可見其奉養矣坡女姪歸其子澈傳正守長安其婦冬月閉戶以酥滴花菓設客一客二十釘用已輒更以此諸婦滴酥日夜不輟

蘭谿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八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碁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饑吟似饑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

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嗟伊皇天何時反炎燠
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君淨掃清香閣臥聽風漪聲滿榻
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闈闔

蕲春地志蕲水縣漢蕲春地也宋永嘉中立浠水縣唐改為蕲溪縣又改曰蕲水
蘭溪源出苦竹山笛竹生羅田縣山中蕲竹亦生於此用以爲簫韓退之送李愿
序曲眉豐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詩國風蟋蟀首蛾眉巧笑倩兮晉周顛傳王
敦籍顛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晉吳隱之字處默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
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孫焦迎春奏凍切人骨闈闈威感燈青火白門無蹶轍
跡韓退之鄭羣贈簾詩蕲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環奇攜來當畫不得臥一
府傳看黃琉璃又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說文楚
人名門曰闈闈闈闈天門也漢司馬相如傳云排闈闈入帝宮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老
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堅姿聊自傲秀色亦堪餐好去

髯卿舍憑將道眼看東坡最後供霜雪照人寒

陸士衡羅敷歌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王維六祖禪師碑弟子曰神會遇師
於晚景問道於中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東坡雜記有怪石供後怪石供一篇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彼此
不論錢數

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却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斜橫醒後
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
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

孤舟南渡

杜子美詩江天漠漠鳥飛去又詩劍外官人冷韓退之王君墓誌一女伶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古香齋鑒賞袖珍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二

古香齋鑒賞袖珍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三

長洲顧嗣立

商邱宋 榮

闕定 毗陵邵長衡 刪補

滄陽張榕端

商邱宋 至

詩四十八首 起常州居住泊赴登州道中作是歲元豐乙丑先生年五十 施註缺今補

李憲仲哀詞 并序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賦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予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

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
十匹絲百兩爲贖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
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
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
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
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
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
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爨推衣助孝
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莊子齊物論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也野鶴用稽紹事見十
二卷京師哭任遵聖詩注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西漢楊王孫報所侯書曰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詳見十
六卷遊桓山會者十人詩江嵇康養生論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漑之功者雖終焦
爛必一漑者後枯然則一漑之益固不可誣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
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史記管晏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
驂贖之

贈眼醫王生彥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閉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
况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
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
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
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

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
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夫去草
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閒蕩蕩見
空曲如行九軌道竝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眇

音夔

請問樂全堂忘言老尊宿

公自注彦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素問鍼頭如芒氣出如篋黃庭經有內景外景楚辭遠遊餐八氣而飲沆瀣張衡思元賦翳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注沆瀣北方夜半氣也莊子徐無鬼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傷再見韓退之高閑上人序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漢書張騫傳蹇眩人注眩全幻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木屠人截馬之術皆是莊子達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五輪眼科常談周禮經涂九軌詩國風竝驅從兩肩兮楞嚴經亦如翳人見空中花疔病若除化於空滅釋名明月未盛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註承大日月生三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謂之朏又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見東方謂之縮朏朏健行貌縮朏遲貌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羽
倦遊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此去江淮東復東
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家語子路曰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按赤白羽指箭羽也歐育武將故云黃封釐下以黃封酒為貴蓋重內醞也李賀詩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杜子美詩看劍引杯長再見

觀杭州鈴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勒帛光遶脅禿襟小袖雕鵲盤
大刀長劍龍蛇柙兩軍鼓譟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雜
將軍恩重此身輕笑履鋒鏑如一插書生只肯坐帷幄

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
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雲霧何如大艦日高眠
一枕清風過蒼雪

李賀詩衣襟小袖調鸚鵡後漢光武紀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呼
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史記趙奢傳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王伯敷所藏趙昌花四首

歐陽歸田錄近世名畫趙昌花
寫生逼真而筆法較俗殊無古

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圖畫見聞志趙
昌字昌之廣漢人工畫花果時稱絕倫

梅花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慙
歎小梅花髣髴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
開畫圖老眼淒欲泣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

詩小雅如彼雨
雪先集唯霰

黃葵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一作晚涼低昂黃金盃照耀初日光
檀心自成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
粧與午醉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潦溪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
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莫景道摧倒淒涼
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樵人劍南老

趙昌自題其畫
云劍南樵叟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墮勁風誰憐兒女花散火冰雪中能
傳歲寒姿古來惟邱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掌中
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誇落墨獨賞江南工

圖書見閩志邱文播漢州人畫品隆高趙輩後名潛又徐熙鍾陵人世為江南仕族熙識度閒放以高雅自任善畫花木禽鳥自作翠微堂記云落筆之際未嘗以傳色暈淡細碎寫工李後主特愛重其書開寶末歸朝悉貢上朝廷藏之祕府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
只有霜鬢一作鬢無由元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
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

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
禪門前罷亞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
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谿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
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
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
年

漢書郊祀志藥大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王注龍邱居士指陳季常河東師子事有王觀者字達觀本嘉州犍為人舊在江南武昌居名天常嘗從先生遊遠觀為坡公言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妒每季常設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為散去濮陽公子吳德仁也唐書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唯真卿城守具備元宗聞之喜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得如此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蘇元明謂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銅駝用索靖語詳十五卷百步洪詩注

題王逸少帖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
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
謝家夫人淡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大門蕩蕩驚跳龍
出林飛鳥一掃空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忿忿

漢書竇田傳盼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韓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
何為首鼠兩端世說謝邊絕重其姊張元常稱其妹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
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
秀王夫人謝道韞也漢禮樂志天門開詠蕩蕩書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
天門虎臥鳳閣又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
出林忿忿用張伯英忿忿未暇草書語再見

書林逋詩後 通字君復杭州錢塘人
仁宗賜諡和靖先生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

傭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
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
步遶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
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
更肯悲吟白頭曲 公自注通臨終詩云茂陵異
日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我笑吳人不好事
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西臺御史李建
中善真行字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染
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橫江擊素波

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

漢武帝秋風詞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晉陶侃傳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牕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

只將春睡賞春晴

贈袁陟

袁陟字世弼豫章人自號遜翁有集十卷嘉祐間終祕書丞

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胡為強分別百金買田廬不見袁夫子神焉載尻輿遊乎無何有一飯不願餘官湖為我池學舍為我居何以遺子孫此身自遽條薰風暗楊柳秋水靜芙蓉應觀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莊子大宗師沒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又游於無何有之鄉柳子厚贈江華長老詩一飯不願餘也使公之後漢逸民傳劉表謂龐公曰先生若居畎畝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唐韻蓬蓬簾簾一曰簾竹席也知魚用莊子語屬見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名頌字子容元祐中為尚書左丞

蘇陳甥舅真冰玉正始風流起頽俗夫人高節稱其家
凜凜寒松映修竹鷄鳴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
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徇國乃吾子
三仕何曾知愠喜不須擁笏彊垂魚我視去來皆夢爾
誦詩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
知有班昭續漢書

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晉書蘇瓌傳瓌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婿玉潤又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瓌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

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又互見一三五卷詩注詩曾頌魯侯燕喜令妻壽母韓
退之曹成王碑王之遺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辨入則擁笏垂
魚後漢列女傳班昭字惠班彪之女也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
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漢書始
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二首

宜興常州屬縣竹西寺在揚州
杜牧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

州再見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爲田舍翁
刺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

唐地理志揚州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按蜀岡
有井陸羽品爲第五泉相傳與岷江相通故先生曰鄉味江東指常州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鴛粟湯
暫借藤牀與瓦枕莫教孤負竹風涼

本草水蘇紫蘇假蘇三種各異水蘇一名雞蘇再見鴛粟本草各異子粟一名米
囊子秋種冬生嫩苗作蔬甚佳其實形如酒罈中有細米極白可煮粥江東人呼
千葉者爲鹿春花或謂是罌粟別種非也其花變態本自不常有白者紅者紫者
粉紅者杏黃者半紅半紫半白者艷麗可愛故曰鹿春又曰賽牡丹曰錦被花詳
見游燕齋花譜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
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嘯鳥亦欣然

唐王維因赦拜官詩云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按通鑑元祐六年侍
御史賈易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無人臣禮先王辨題詩劄子云
是歲三月六日聞先帝遺詔舉哀挂服了當當迺遷往常州至五月初因往揚州
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道旁語笑一人以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臣
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
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
語野花嘯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作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
豈敢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决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
而君錫等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

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二首

孟震字亨之東平人嘗為黃州通判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游忽見東平孟君子

夢中相對說黃州

唐元結自稱為浪士人呼之為漫郎先生君子泉銘序孟君子之篤學而力行克有常德信於朋友一時皆稱之曰此君子也因號之孟君子君通守齊安其圃有泉旱不加損水不加益因名之曰君子泉

湛湛清池五月寒小山無數碧巒岈穉杉戢戢三千本

且作凌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茅乞靈雨

半篙流水送君行

神仙傳大茅君名盈次弟名固小弟名衷太上老君拜盈為司命真君固為定錄君衷為保命君故曰三茅君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碧玉盃盛紅馬腦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

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為作鐵門限

準備人間請話人

鐵門限詳見十三卷贈寫御容妙善師詩注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饑寒疾病為子憂東來六月并無水

仰看古堰橫奔牛平生管鮑子知我今日陳蔡誰從邱

夜航爭渡泥水澀牽挽直欲來瓜州自言嗜酒得風痺

故鄉不敢居溫柔定將泛愛救溝壑衰病不復從前樂
今年太守真臥龍笑語炎天出冰雹時低九尺蒼鬢
過我三閒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
爲君置酒飲且哦草閒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真老矣
無心更秣天山禾

郡邑志唐武德三年於黃州黃陂縣置南司州七年廢其初蓋北齊武帝置也又常潤閒有闢各奔牛溫柔鄉趙飛燕外傳語已見杜子美詩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老不復從前樂襄陽記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天山在伊州伊吾縣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韓退之詠鴛鴦餓食天山禾

墨花 并引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

汴人尹白能之爲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
緲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風起顛一作畫倒杏雨半摧殘獨
有狂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開國嘗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劉氏黑牡丹也漢張衡字平子作歸田賦

送竹几與謝秀才

平生長物擾天真老去歸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座
贈君無語竹夫人但隨秋扇年年在莫闌瓊枝夜夜新
堪笑荒唐玉川子莫年家口若爲親

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大坐尺簾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便坐薦上大聞之甚驚曰吾

百有方言舊言 卷二十一
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王大名忱傳燈錄佛曰禪師
出遊或問誰為同行師舉拄杖示之曰唯有木上座耳南史陳後主每使諸貴人
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
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壁月
夜夜滿瓊樹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
色玉川子盧仝也有詩云蛙蛇是家口草石是親情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
臥看溪南十畝陰

劉禹錫竹枝詞日出三竿春霧
消杜詩與致溪邊十畝陰再見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艎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帳已應煩百兩
擊鮮無久溷諸郎問禪時到長干寺載酒閒過綠野堂

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牕涼

王注蒜山在潤州朱雀橋在江寧府晉之建康也長干里在建康漢書疏廣傳廣
受乞骸骨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漢陸賈
傳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七客
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唐裴度請老治第東都作別墅具燠館涼臺
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為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間
事或曰時王介父閑居長干故以綠野堂比之兒輩覺用王羲之語屢覓

贈章默并序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
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
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
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
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
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
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卽五陵多
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粟
施行自邱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直不戚誓求無生理
不踐有爲迹棄身尸陀林烏鳶任狼藉

王禹偁表蚤年多病眼有黑花晚歲多憂頭生白髮漢楊王孫傳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墳又互見本志禮記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篋周鄭注火孰曰塋燒土治以周于棺也漢高帝葬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陵皆在長安北徙天下豪傑之家以是之晉書劉毅傳家無擔石之儲携一擲百萬諸經音義尸陀林此言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莊子上爲烏鳶食下爲螻蟻食

送穆越州

穆名珣字東美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蒼顏四朝耆舊冰霜後
兩郡風流水石閒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
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雪月閒

唐元微之守越以州宅誇白樂天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萊今越州有蓬萊閣登州亦有蓬萊閣又倚郭乃蓬萊縣公是時已聞新命故云

贈葛葦

竹椽茅屋半摧傾肯向蜂窠寄此生長恐波頭卷室去
欲將船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閑臨張伯英
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烟雨裏

百香齋友言舊言 卷二二三 三
青山斷處是君家

南都妙峰亭

千尋挂雲闕十頃含風灣開門弄清泚照見雙銅鑲池
臺半禾黍桃李餘榛菅無人肯回首日暮車斑斑史君
非世人心與古佛閒時要聲利客來洗塵埃顏新亭在
東阜飛宇臨通闔古戩磨翠壁霜林散烟鬟孤雲抱商
邱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亭亭妙高峰
了了蓬艾閒五老壓彭蠡三峰照潼關均爲拳石小配
此一掬慳煩公爲標指免使勤躋攀

後漢五行志京都童謠曰車斑斑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莊子齊物論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韓退之炭谷湫詩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
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刻畫愧孤臣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典
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誰知本無作千古自承風

左傳文十八年史克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莊子知北遊至人無爲大聖不作

接統真千歲膺期止一章周南稍留滯宣室遂凄凉病
馬空嘶櫪枯葵已泣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卽

後漢律歷志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按神宗在位十九年故曰一章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漢賈誼傳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

室上因感鬼神而問鬼神之本諷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按公時在
謫籍而神廟升遐故云九域志河南府古蹟有嵩山北邙山先生洛中詩嵩高蒼
翠北邙紅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
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觀
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牕几巉巖玉
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
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帝王世紀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
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歸之其地去玉門四萬里史記封禪書三神
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
引去終莫能至云神仙傳謝自然汎海求蓬萊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

非飛仙不可到妙高臺取華嚴經德雲比丘所居妙高峰爲義也詩小雅周道如
砥傳燈錄神機交激若拄於箭鋒晉書鳩摩羅什日誦千偈韓退之詩文如翻水
成華嚴經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善知識而德雲比丘乃第一王注長生謂學仙長不死謂佛不生不滅也

贈杜介 井序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
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秋風吹菡露翠濕香嫋嫋應
真飛錫過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翛然已松杪微言
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牕戶曉羣生陷
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表妻孥空四
壁振策念輕矯遂爲赤城遊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

屢為瓠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瞭我夢君見之卓
爾非魔媿仙葩發茗椀翦刻分葵蓼從今更不出閉戶
閑驪裏時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

天台石橋見十一卷次韻周郊寄鴈蕩山圖詩注宋永初山川記寧州瘴氣前露四時不絕商者草名其上露霜人之肉即潰爛故鮑昭有苦執行云瘴氣畫重體商霈夜露衣孫綽遊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爰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又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又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釋氏要覽高僧鄒隱峰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北邱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挂錫支遁天台山銘序云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會稽記赤城山石色皆赤狀似雲霞倦遊錄金鑾長老問歐陽景取書索米于玉泉長老景授一緘及詩一絕云金鑾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賈倍珠到了不干藤蔓事靈蘆自去纏壺蘆先生十八羅漢頌後跋佛滅度後閻浮提眾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見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嶠五臺廬山天台獨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軼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疑為花木桃李芍藥僅可指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寰宇記邵伯堰在揚

州廣陵縣云謝安所築按安傳及至新城築堦於城北人追思之名為名伯埭然則所謂新城豈乃廣陵耶

落帆謝公渚日脚東西平孤亭得小憩暮景含餘清坐
待斗與牛錯落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
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
自哂得魚不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
菊艷艷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唐房瑄開元中為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遇夏日入廢佛寺鑿池得甍中所藏叟師德與承禪師書笑曰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生為承禪師按先生既自黃移汝子由亦自監錫州鹽酒稅移知歛之績溪先生未至汝繼得請歸常州尋起知登州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郎被召入京亦須由名伯堰至東都故於篇末及之

送楊傑

并序王注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海問道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位出家上疏乞偏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至吳中諸刹皆迎饌如王臣禮至金山僧了元乃牀坐受其大展次公驚問其故了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朝

無為子嘗奉使登太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嘗

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華峰上今乃奉詔與

高麗僧統游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

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

一點黃金鑄秋橘太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灑黃花酒

浩歌馳下腰帶鞋醉舞崩崖一揮手神游八極萬緣虛

下視蚊雷隱汗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
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勅敵過江風急浪如山
寄語舟人好看客

太山記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穴中視天牕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崑為仙人石閣東崑為介邱東南崑名曰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履帶鞋華山地名李白大鵬賦序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詩國風深則厲淺則揭注牽衣涉之也爾雅絲帶以上為厲三韓有二種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皆高麗也晉書釋道安與習鑿齒相見鑿齒曰四海習鑿齒道安曰彌天釋道安人以為名對撫唐令狐楚鎮揚州處士張佑常與狎宴楚視佑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佑應聲曰下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次韻送徐大正

公目注嘗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間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別時酒醖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
今年竝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為我賒

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為萍實者也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漢書郊祀志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為狂道士山谷恣騰蹂誤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君命囚巖閒巖石為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眯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為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

未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

仙經句曲山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名曰華陽洞大茅君之所治也在江寧府句容縣互見本卷前三茅注司馬相如傳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按公詩意言猿化道士道士又化石止設虛辭為稱耳

追作淮口遇風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有兒真驥子一噴羣馬倒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勢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遶舍覓梨棗君看押疆韻已勝郊與島

杜子美詩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注驥子宗武小名又贈賈侍御詩驥之子鳳之雛穆天子傳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西洛歌曰黃之隨其馬飲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飲玉皇人壽穀飲即噴字王子韶雞跡集王筠字元禮為詩能押疆韻郊島孟郊賈島也

次韻徐積

徐積字仲車

殺雞未肯邀季路裏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隱槐市
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
若說峨眉眼前事故鄉何處不堪回

莊子大宗師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按子桑非子來也豈先生偶誤記邪淮南子槐市學也樹以青槐三輔黃圖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所與買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蘭臺用宋玉風賦語再見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
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

絕云

簷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
不知償得此人無

漢及黠傳匈奴渾邪王來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黠入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兩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又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汝輩何曾堪一笑
吾儕相對復三人黃雞唱曉淒涼由白髮驚秋見在身
一別膠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

唐鄭虔爲廣文館博士醉尉用李廣屏居藍田事俱三見詩意以鄭虔比趙以李廣比喬也杜子美詩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唐牛僧孺詩且關樽前見在身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偃僂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江
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卻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

左傳昭七年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楞嚴經日月歲時念念遷變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超然臺在密州舊因城以為臺公守密州葺而新之自為之記

昔飲雩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閒山中兒童拍手笑
問我西去何當還十年不赴竹馬約扁舟獨與魚蓑閒
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當時襁褓皆七尺
而我安得留朱顏問今太守為誰歟護羌充國鬢未斑
置酒尋舊迹尚有詩賦鑱堅頑孤雲落日在馬耳照耀
金碧開煙鬟當从扶或作却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瀨鳴玦環
願公談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灣

公月注翔自言在熙河作屯田有功

躬持牛酒勞行役無復杞菊嘲寒慳超然

按公以熙寧丙辰冬末罷知密州正在辰巳之間故借用龍蛇字周禮卿大夫辨
夫家之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疏云七尺謂年
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漢趙充國年七十餘以後將軍出平羌戎條上留田便宜十
二事杞菊公超然臺記云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
日食杞菊公又有後杞菊賦大意譏公使庫之儉陋也舊按酈道元水經注有扶
淇水無卻淇水道元濰水條下云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
濰又云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
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按此則公詩所用的是扶淇無疑故曰自古北流水也
又考漢地理志琅邪郡有却縣師古曰音夫又音扶又二十六卷送喬全詩隨師
東遊渡濰却王注濰却密州二水名則扶淇似亦可作却淇至卻淇字別無據依
當是集本訛却為卻諸注
家相沿不覺耳今改正

古香齋鑒賞袖珍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三

古香齋鑒賞袖珍施註蘇詩卷之二十四

商邱宋 準

長洲顧嗣立

滄陽張榕端

閔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邱宋 至

詩四十三首

起自登州還朝泪九祐丙寅改元在西掖作本卷用王鞏韻送其姪震以後詩如于首施註缺今補

海市 并引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
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
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

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
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鰲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
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
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
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
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
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楚辭九歌紫貝闕兮珠宮已見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唐韓愈傳諫佛
骨事貶潮州刺史又謁衡岳詩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
峯山仰見笑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蘇氏演義龍鍾謂不
昌巖不翹與女鬢髮拉搭之類漢薛宣傳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信眉於後十洲記
蓬萊山在碧海中
水皆碧故曰碧海

登州孫氏松堂

萬松誰種已縱縱半嶺蒼雲映此邦露重珠璣蒙翠蓋
風來石齒碎寒江浮空兩竹橫南閣倒景扶桑射北牕
坐待夕烽傳海嶠重城歸去踏逢逢

梁元帝纂要曰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今
涉豐隆之滂瀛注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詩大雅鼉鼓逢逢韓退
之詩不踏曉鼓
朝安眠聽逢逢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
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
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

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

劉禹錫詩水遠亭臺碧玉環地志萊州掖縣載三山在海之南岸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各山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又八神四曰陰主祠三山又變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漢紀武帝葬茂陵季賀金銅仙人歌茂陵劉郎秋風客晉孝武帝紀長星勸汝一杯酒陶淵明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

遺直坊并引

富公之客李君諱常登人也故太守李公諱師中

榜其間曰遺直而其子大方求詩於軾為賦一首

使君不浪出羔鴈親扣門先生但清坐薤水已多言當

時邦人化市無晨飲豚歲月曾幾何客主皆九原曾經

有遺歎楚些無歸魂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

禮記餼羔雁者以續後漢陳實傳子紀紀子羣弟堪父子並著高名同時旌命羔雁成羣後漢龐參傳為漢陽守郡人有任棠者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者欲吾開戶恤孤於是歎息而還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左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次韻趙令鑠

趙令鑠字伯堅一云字景貺熙寧中以諸衛將軍對策學士院改職方員外郎

東坡已報六年穰惆悵紅塵白首郎枕上谿山猶可見

門前冠蓋已相望故人年少真瓊樹落筆風生戰堵牆

端向甕閒尋吏部老來專以醉為鄉

史記貨殖傳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莊子庚桑楚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穰先生在黃州凡跨六年故云漢文帝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晉王戎傳戎目王衍神姿高澈如瑤林瓊樹杜子美莫相疑行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指趙對策事也甕閒用晉畢卓事已見二十一卷岐亭詩注王績醉鄉記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為文不受塵一噫固應號地籟
餘波猶足挂天紳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
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見與誰親

漢司馬相如傳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杜子美詩天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王為骨禹貢餘波入於流沙孟郊詩蒼溜擲天紳韓退之詩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神三國魏杜襲傳千鈞之弩不為賤鼠發機再見左傳定八年顏高之弓六鈞注云三十斤為鈞百花潭疑當在穎州歐陽文忠公自號醉翁致仕居清潁尾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媿先生植杖耘自少多言晚聞道
從今閉口不論文灑翻白獸樽中酒歸煮青泥坊底芹
要識老僧無盡處牀前牛蟻不曾聞

晉禮樂志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蓋上施白獸有能獻直言者發此樽飲之時哲宗即位求言上書者以千計司馬溫公考定孔宗翰居第一定國第二稍進用故用白獸尊事杜子美詩飯煮青泥坊底芹仙傳拾遺周末殺長弘於蜀其血碧色入地化為碧玉數里內土皆青今蜀地有青泥坊即弘死處傳燈錄壽州樹禪師云伊伎倆有窮我不見不聞無盡牛蟻用殷仲堪父事再見

次韻趙令錄惠酒

神山無石髓生世悲暫寓坐待玉膏流千載真日暮青
州老從事高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知我憎市酤開餅
自洗盞肴核誰與具門前聽剝啄烹魚得尺素

東方朔十洲記瀛洲有蘊玉石出泉如酒味甘名玉酒或名玉膏飲之數升令人長生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石髓青州注詳再見

送范純粹守慶州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之季子哲宗即位以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代其兄忠宣公守慶請棄所侵西夏地日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於是還四若而夏人服紹聖後以棄地故又坐黨錮屢起屢仆終龍圖閣

直學士此詩言文正公在仁宗時李元昊叛命訖以計降之德孺守慶州竟如先生所期云

才大古難用論高常近迂君看趙魏老乃為滕大夫浮
雲無根蒂黃潦能須與知經幾成敗得見真賢愚羽旄
照城闕談笑安邊隅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諸郎更
何事折箠鞭其雛吾知鄧平叔不關月支胡

孫權與賈希逸書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倚天拔地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駟騎生馬老使君指文正也後漢鄧禹傳帝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督之非諸將憂也又鄧訓傳字平叔為護羌校尉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時迷吾子迷唐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又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納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

次韻王震

攜文過我治平閒霧豹當時始一斑聞道吹噓借餘論
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
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

劉向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家教不修而富其妻曰妾聞南山有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晉書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擣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後漢鄭大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南史謝朓傳是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晉嵇康傳所與神交者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謂竹林七賢按震字子發定國之姪也故以咸為比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哀哉練翥子負薪躡破履豈
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如老優孟談笑託諧美世家
不可恃如倚折足几祥符有賢相手握天下砥懿敏亦

名公三貫德爵齒蓋棺今幾日公子誰料理誰要卿料
理欲說且止止宅相開府公久爲蒼生起如何垂老別
冰盤餽蒼耳親嫌妨鶚薦相對發微泚新詩如彈丸脫
手不移晷我亦老賓客苦語落統綺莫辭三上章有道
貧賤恥

唐李勣傳帝嘗曰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向賢長城遠矣南史檀道濟傳環汝
萬里長城又任昉傳昉卒後有子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
帳練帶道逢劉孝標泣然矜之爲著廣絕交論優孟事在史記滑稽傳屢見按定
國大父魏國文正公相真宗於景德祥符間四方底平懿敏公事仁宗出入侍從
將卽三十餘年法華經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晉魏舒傳外家甯氏起宅相者
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成此宅相韓子華乃王氏甥後漢禰衡傳孔融上疏薦衡
曰鸞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杜子美
騷馬歌甫也諸侯老賓客班氏叙傳綺襦紈袴之間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圖畫見閩志建陽僧惠崇尤工小景爲
寒汀遠渚蕭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葦蒿滿地蘆牙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

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牙春岸
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鱖

兩兩歸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
遙知朔漠多風雪

更待江南半月春

次韻周邠

周邠字開祖已見第六卷公
倅杭相與倡酬故結句云

南遷欲舉力田科二徑初成業事多
豈意殘年踏朝市
有如疲馬畏陵坡
羨君同甲心方壯
笑我無聊鬢已皤
何日西湖尋舊賞
淡煙疎雨暗漁蓑

次韻胡完夫

胡完夫名宗俞晉
陵人副樞宿之姪

青衫別淚尚爛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
朝來拄笏看西山相從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閒
萬事會須浴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閑

抱關用蕭望之事拄笏用王徽之事並已見莊子德充符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後漢胡廣傳字伯始達練事體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次韻錢穆文

欽宗在東宮時所藏東坡帖甚富多有宸翰僉題即位後出二十軸賜吳少宰元中元中為曾文清妹婿以十軸歸之今藏於元孫戶部即樂道槃宿為餘姚嘗刻石縣齋墨蹟云病客來從飯顛山集本作遷客一言置我老劉間集本作二劉諸家所註皆引石勒載記云朕當在二劉之間耳先生自註云公行軾告詞引董仲舒劉向事此註集本亦不載今補穆父名勰吳越讓王諸孫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業成既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介甫惡孔經父策罷科不得第以蔭入官神宗召對將任以清要介甫知其必不附已命權鑿鑿判官元祐初拜中書舍人故有故人飛上金鑾殿之句哲宗蒞政入翰林

童子厚常軸憾其疇昔誦詞有快快非少主之臣經歷無大臣之節二語罷知池州以卒後追復龍圖閣學士

老人明光踏舊班染須那復唱陽關故人飛上金鑾殿

病客來從飲顛山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老劉

集公自注公行軾告詞引董仲舒劉向事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閑

漢武帝紀天初四年秋起明光宮杜子美十二月一日詩明光起草人所羨韋執誼翰林內志至德以後置學士東院於金鑾殿西隨上所行而遷取其近便李太白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昔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王注劉向劉歆父子俱以文章學術稱又晉書載記石勒謂徐光曰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衡按公自注云云則王注非唐兵志天子御馬總有十二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殿

次韻穆父舍人再贈之什

此首集本不載今補入是時先生為起居舍人故用唐志所

載起居郎執筆記錄事

詔語春溫昨夜班屋頭鳴鳩便關關游仙夢覺月臨幌

賀雨詩成雲滿山
憐我白頭來仗下
看君黃氣發眉間
鳳池故事同機務
火急開樽及尚閑

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詔書唐儀衛志衙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一口俱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又百官志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轅退之詩眉間黃色見歸期相書喜色紅黃首勳爵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參議表章百司奏議考課皆預裁焉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

公自注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

掖垣老吏一作史識郎君
並轡天街兩絕塵
汗血固應生有種
夜光那復困無因
豈知西省深嚴地
也著東坡病瘦身
免使謫仙明月下
狂歌對影只三人

劉禎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垣季太白月下獨酌詩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次韻答滿思復

滿思復字中行元豐末為左司郎中哲宗即位東坡自登州召入為郎禮部句餘擢起居舍人中行並命為起居郎又同省而中行為東陽人故有跛特隨赤驥嘯烏巷有顏之句

自甘茅屋老三閒
豈意彤廷綴兩班
紙落雲烟供醉後
詩成珠玉看朝還
誰言載酒山無賀
記取嘯烏巷有顏
但恐跛特隨赤驥
青雲飛步不容攀

杜子美和賈至詩朝罷香烟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載酒用李白稽山無賀老句注屢見異苑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父死負土成墳羣鳥銜土助之烏口皆傷因名縣曰烏傷圖經云卽今義烏也顏烏秦時人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拾遺被酒行歌處
野梅官柳西郊路
聞道華陽版籍中

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瀟瀟
魁徑尺誰能盡橙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
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
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
還須雪夜去尋君

杜子美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子美至德二
年拜右拾遺見唐本傳唐地理志成都府蜀郡華陽縣本蜀縣乾元元年更名王
子部鶴跡集章曲杜鄴近長安諺云城南草杜去天尺五趙抃成都集記萬里橋
諸葛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不至揚州萬里因以為名或云孔明送費禕
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自此始二說雖殊要之因孔明得名杜子美詩萬里橋西
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漢傳方進傳童謡曰飯我豆食羹芋魁貨殖傳卓氏遷
之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駿騶至死不饑顏師古注駿騶謂芋也蜀本記
蜀人以橙木為薪種之三年可燒杜子美詩飽聞橙木三年大轉退之詩男兒不
再壯百歲如風狂漢揚雄傳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又雄待詔歲餘奏羽獵
賦除為郎後漢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逐條奏大將軍黃十五事京師震悚按雄與綱俱蜀人
詩故云北斗經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成都集記永壽元年老君駕龍車
張道陵乘白鶴同至太皞玉女修太丹之所感地神湧出局脚玉牀老君升座說
北斗經開元中道士羅上清奏重修殿宇本名玉局治避高宗諱改為玉局化國
朝為玉局觀置
提舉王管官

送陳睦知潭州

陳睦字和叔嘉祐六年第進士初和叔為兩浙
提刑嘗駁助襄氏仲夏沈香獄差秀州倅張若
濟重勘夏沈香遂坐死杜陳戚三掾亦得衝替語在第七卷公時
倅杭賦詩送之云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指和叔
若濟云茲送和叔所述者止少時登臨相從
而已並無一語及其人則不與之意可見

華清縹眇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
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
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
臥聽風鸞鳴鐵鳳舊游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

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瀟瀟
芋魁徑尺誰能盡椹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
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
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
還須雪夜去尋君

杜子美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子美至德二
年拜右拾遺見唐本傳唐地理志成都府蜀郡華陽縣本蜀縣乾元元年更名王
子韶鷄跡集章曲杜鄴近長安諺云城南章杜去天尺五趙抃成都集記萬里橋
諸葛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温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因以為名或云孔明送費禕
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自此始二說雖殊要之因孔明得名杜子美詩萬里橋西
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漢劉方進傳童謡曰飯我豆食羹芋魁貨殖傳卓氏遷
之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駿鴟至死不饑顏師古注駿鴟謂芋也蜀本記
蜀人以椹木為薪種之三年可燒杜子美詩飽聞椹木三年大轉退之詩男兒不
再壯百歲如風狂漢揚雄傳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又雄待詔歲餘奏羽獵
賦除為郎後漢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逐條奏大將軍冀十五事京師震悚按雄與綱俱蜀人
詩故云北斗經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成都集記永壽元年老君駕龍車
張道陵乘白鶴同至太曄玉女修太丹之所感地神湧出局脚玉牀老君升座說
北斗經問元中道士羅上清奏重修殿宇本名玉局治避高宗諱改為玉局化國
朝為玉局觀置
提舉王管官

送陳睦知潭州

陳睦字和叔嘉祐六年第進士初和叔為兩浙
提刑嘗駁助襄氏仲夏沈香獄差秀州倅張若
濟重勸夏沈香遂坐死杜陳成三掾亦得衝替語在第七卷公時
倅杭賦詩送之云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指和叔
若濟云茲送和叔所述者止少時登臨相從
而已並無一語及其人則不與之意可見

華清縹眇浮高棟上有瀨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
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
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
臥聽風鸞鳴鐵鳳舊游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

我得生還雪髯滿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
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
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唐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注有宮在驪山下正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
官天寶六載更曰華清宮杜牧之華清宮辭神仙高標眇白樂天詩黃夾繡林寒
有葉鄭嶠津陽門詩注云津陽門在華清宮之外闕百禧寺山下有天然石形如
審以貯飛泉寺僧於上層飛樓中懸轆轤斜引修綆泉出於紅樓喬木之杪互見
十九卷注又朝元閣南即老君見處述征記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而驪山
中又有白鹿觀云陸倕石闕銘葛元武之制銅雀鐵鳳之工薛綜西京賦注圓
閣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故老杜贊公房詩曰鐵鳳森翔翔又贈崔評
事詩曰陰沈鐵鳳關杜祠公詩老嫌金帶重再見杜子美詩洞庭猶在目青草續
為名注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在岳州衡山記天柱峯高四千一百尺夏禹埋水
刻石峯上紫蓋峯多隱雲表常有白鶴仙童飛翔其側杜子美詩湖南清絕地萬
古一長嗟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轆轤鳴曉響小殿垂簾碧一作玉
鉤大宛立仗青絲鞵風馭賓天雲雨隔孤臣忍淚肝腸
痛羨君意氣風生坐落筆縱橫盤走天上樽日日瀉黃
封賜茗時時開小鳳閉門憐我老太元給札看君賦雲
夢金奏不知江海眩木瓜屢費瓊瑤重豈惟蹇步困追
攀已覺侍史疲奔送春還宮柳腰支活雨一作水入御溝鱗
甲動借君妙語發春容顧我風琴不成弄

梅聖俞和人早朝詩耽耽玉宇龍纏棟藹藹金爐獸鬚環李賀詩轆轤呀轉鳴
玉戴冠之西征記洛陽太極殿有金井欄金博山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漢張翥
傳大宛有善馬唐顏真卿傳太宗置立仗馬二有急奏須乘者聽漢翟方進傳賜
上尊酒黃封內庫官法酒也歐陽公龍茶錄後序茶之為物至精而小團又其精
者仁宗南郊致齋之夕中書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人剪金為龍鳳貼其上兩
府八家分割以歸嘉祐七年明堂始人賜一餅茶經云茗茶之晚取者集韻亦云

左傳成十二年金奏作於下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
史主記君所與客語杜子美漫興詩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潘閣風
琴詩到底不
能成一曲

次韻王觀正言喜雪

王觀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元祐
初呂正獻范忠宣薦其可大任擢右正
言進可諫極言當位者姦邪害正使一二元老不得行其志意數
言上公論驪之公時為右史故云我方執筆待君猶伏閣爭云云

聖人與天通有詔寬獄市好語夜喧街濕雲朝覆砌紛
然退朝後色映宮槐媚欲誇剪刻工故上朱藍袂我方
執筆待一作未敢書上瑞君猶伏閣爭高論亦少慰霏霏
止還作益益風與氣神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行當見
三白拜舞謹萬歲歸來飲君家酣詠追既醉

漢曹參傳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韓退之李花詩誰將平地千堆雪剪刻作此
連天花吳陸暢雪詩天人思底巧剪冰作飛花宋書大明五年正月朔賀雪落太

李義恭衣有六出奏以為瑞上說李郭雪霽登樓詩城樓飛雪定猶看謝莊衣注
云謝莊朝迴衣為飄雪印點時人翫之為風韻見宋書符瑞志舊唐書陽城為諫
議大夫伏閣上疏杜牧李賀詩集序春之益益不足為其和也漢武帝紀元封元
年詔曰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毛詩既醉太平
也醉酒飽德人有
士君子之行焉

和蔣發運

之奇字穎
叔宜興人

夜語翻千偈書來又一言此身真佛祖何處不羲軒船
穩江吹坐樓空月入樽遙知思我處醉墨在頽垣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公母成國太夫人程氏眉山著姓其姪
之才字正輔第二之元字德孺第六即

楚州也之節
字懿叔第七

炯炯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
刺史迎門倒烏鳥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

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
石頭山高暗松欒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集
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生風謝刀筆我正含毫紫微閣
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
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後漢禮儀志中秋之日縣道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杖杖端以鳩鳥為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杜子美百憂集行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唐地理志楚州本江都郡之山陽地漢趙廣漢傳見事風生蕭何傳起秦刀筆吏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唐百官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為紫微按公時為中書舍人爾雅書記曰書說文檄二尺書也釋名檄激也下官激迎其上之書文也漢嚴延年傳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墓耳

和人假山

上黨攬天碧玉環絕河千里抱商顏試觀煙雨三峰外
都在靈仙一掌閒造物何如童子戲寫真聊發使君閑
何當挈取西征去畫作圍牀六曲山

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顏師古曰商顏商山之顏也楊敬之華山賦天雨初霽三峯相差張平子西京賦巨靈高掌厥跡猶存山志華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閒相傳此木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以通流今華山有手跡仙掌峰是也法華經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李賀屏風曲團迴六曲抱膏蘭

送王伯敬守號王伯敬名廷老

華山東麓秦遺民當時依山來避秦至今風俗含古意
柔桑淶水招行人行人掉臂不回首爭入嶠函土囊口
惟有使君千里來欲飲三堂無事酒三堂本來一事無

日長睡起聞投壺牀頭硯石開雲月澗底松根斲雪腴
山棚盜散人安寢勸買耕牛發陳廩歸來只作水衡卿
我欲攜壺就君飲

楊文公談苑華山南有州廣袤數百里連山洞壑不知其極人有登蓮華峰絕頂俯瞰人煙舍屋相望四時常有花木疑靈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裔也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又秦本紀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宋玉風賦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唐文粹呂溫號州三堂記云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韓退之稱號州劉使君三堂新題詩序云號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為受臺島渚目其處為三堂劉兄出刺此州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游其開米芾硯史號石可為硯又有茯苓舊唐書憲宗紀李師道與嵩山僧圓淨謀反呂元膺圍之賊入嵩岳山棚盡擄之亦見通鑑漢循吏傳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又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芟艾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數年上徵遂以年老拜為水衡都尉

道者院池上作

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
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塗更蕭瑟真箇解催詩

杜子美水檻遣心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又詩歸路翻蘋颯陂塘五月秋又丈八溝納涼詩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幹都生菌
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山儻有濟時心
閉門試草三千牘仄席求人少似今

柳子厚與蕭復書朽枿敗腐猶足蒸出芝菌嵇康琴賦乃斷孫枝進量所任史記滑稽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牘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朕思遲直士八席異聞平叔子讓開府表側席求賢不遺幽賤

書文與可墨竹 并引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與
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既沒
七年覩其遺跡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為新空遺運斤質卻弔斷絃人

次韻錢舍人病起

牀下龜寒且耐支杯中蛇去未應衰殿門明日逢王傅
櫺具爭先看不疑坐覺香煙攜袖少獨愁花影上廊遲
何妨一笑千疴散絕勝倉公飲上池

龜支牀出史記龜策傳祿蛇出晉書樂廣傳並已見史記曰者傳宋忠買龍問司
馬季主言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

謂自漢云云誼為梁王傅漢傳不疑傳稟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疑冠進賢冠帶櫛
具劍上謁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大壯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轆轤
形刻木作山形如蓮花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櫛首蓋莊子達生篇桓公
田於澤見鬼焉公反談詒為病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云
云桓公鞞然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
也史記扁鵲傳少時遇長桑君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二十日
當知物矣按倉公淳于意也
飲上池乃扁鵲事公詩偶誤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
郎年少日文如餅水翻爭鋒雖剽甚聞鼓或驚奔天欲
成就之使觸羝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
首詩傾瀉五石樽卻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騶忌
子廉折配春溫知音必無人壞壁挂桐孫

唐李白傳賀知章曰子謫仙人也後以從永王璘碎長流夜郎杜子美移居東屯詩淹留為稻畦又東屯稻畦二百頃漢張良傳楚人劉疾願上慎母與楚爭鋒周易羝羊觸藩不能遂不能退無攸利更記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再見李善注文選周禮注云孫枝竹枝之未生者桐孫亦然李賀詩嶧陽老樹非桐孫風俗通梧桐生於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雅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王震字子發文正公旦曾孫子發時為給事中故云交郎

九門插天開萬馬先朝屯舉鞭紅塵中相見不得言夜走清虛宿扣門驚鵲翻君家汾陽家永巷車雷奔夕郎方不夕列戟以自藩相逢開月閣畫簷低金盆至今夢中語猶舉燈前尊阿戎修玉牒未憚筆削煩君歸助獻納坐繼岑與溫我客二子閒不復尋諸孫

公自注子美詩云權門多嗜香且復

孫

長安志郭汾陽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子孫甚眾杜牧阿房宮賦雷霆乍驚營車過也漢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即今之給事中也金盆用杜詩語屢見晉王戎傳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共阿戎談王注岑則岑文本與其兄子長倩溫則溫大雅與其弟彥博也文本為中書舍人侍郎令而兄子長倩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雅為黃門侍郎而彥博為中書舍人侍郎令

號國夫人夜游圖

佳人自鞞玉花驄翩如驚燕踏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唐史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爭西市門楊氏怒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羯鼓注再見王奴已見十九卷楊妃外傳妃善琵琶諸王貴主洎號國已下

並為弟子每授曲豈皆廣有進獻汝陽王名璉小名花奴尤善羯鼓帝嘗謂侍官曰名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又入姨封號國夫人不施粧自有美麗常素面朝天杜子美詩魏國大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詩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游魂歸不得地志揚州吳公臺以陳將吳明徹得名在江都縣西雷塘在縣東北十里楊帝初葬吳公臺下唐平江南改葬雷塘大業拾遺帝昏酒滋深嘗行吳公臺下恍惚與陳後主遇後主云每憶張麗華方憑臨春閣作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領萬騎直來衝入便至今日始謂殿下攻治在真舜之上今日還此逸游曩時何見罪之深也帝叱之不復有所睹杜牧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為尚書郎坐擁百吏繁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永謝十年舊老死三家村惟君綈袍信到我雀羅門緬懷故人意欲使薄夫敦新年到宣室白首代堯言相逢問前輩所見多後一作從昆道館雖

云樂冷卿當復溫還持刺史節卻駕朱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鬚宜少存嗣聖真生知拯民如救燔初囚羽淵魄盡返湘江魂坐憂東郡決老守思王尊北流桑柘沒故道塵埃翻知君一寸心可敵千步垣流亡自栖止老幼忘崩犇得閉閉閣坐勿使道眼渾聊乘應捨筏直泝無生源歸來成二老夜榻當重論

因錄錄祠部謂之外廳以其冷也王注世傳京師謂光祿為飽卿衛尉為煖卿鴻臚為睡卿司農為走卿宗正為冷卿左傳堯舜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龍以入於羽淵王注時哲宗初登極太母垂簾悉罷新法而元豐末年用事宰執皆斥逐當時議新法不合被竄謫者皆名還錄用金剛經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次韻朱光庭初夏

巨齊齋也圭系詩 卷二十一 四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臥聞疎響梧桐雨
獨詠微涼殿閣風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
陶然一枕誰呼覺牛蟻初除病後聰

漢書鄭崇傳字子游京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
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南史李承業集古今章疏作諫苑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趙盾日欣逢傅說霖坐知千里足初覺雨河深破
屋常持傘無薪欲爨琴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

左傳文七年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書說命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詩小雅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一興寧初詔作宮於京城
之東西隅謂之中太一

東軒筆錄太一宮舊在
京城西蘇村謂之西太

聖主新除秘祝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靈
風肅然

漢文紀十三年詔曰蓋聞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君
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漢郊祀志武帝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
大禁司馬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也
三輔黃圖壽宮北宮有神仙居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明若神明來則肅然
風生幃
帳皆動

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侍天香禮罷祝融參乘前驅已

過衡湘

司馬相如大人賦祝融警
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

解劍獨行殘月披衣困臥清風夢蝶猶飛旅枕粥魚已
響枯桐

百香齋詩集卷之二十四
一
陂水初含曉淥稻花半作秋香皂蓋卻迎朝日紅雲正
繞宮牆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王荆公詩云柳葉鳴

蝸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迹都迷先生見此兩絕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後曾直亦和四首

秋早川源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

我池南

杜詩草木變衰行劍外池南蓋歸蜀之路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烟
草萋迷

吳興記上若下若村並出美酒再見魏武紀注載公十二月巳亥令云云後徵為都尉及遷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烏衣巷在金陵荆公居金陵是時已薨故云

古香齋寶笈袖珍施註蘇詩卷之二十四

